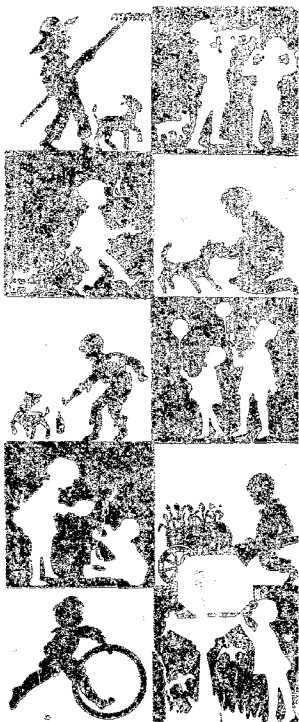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毛頭

大東書局發行



小
毛
頭

劉阿儂譯
大東書局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CHINA

小毛頭

瑞華生在一個富貴的家庭裏，靠着他父母有錢，穿的是漂亮的衣服，吃的是豐盛的東西，住着精美的洋房。他在一個學費很貴的學校裏讀書，所以他的同學和朋友，都是家裏很有錢的。

和瑞華最要好的朋友，便要算伯和和達三了；他們天天同瑞華在一塊兒遊玩，從未發生過爭吵，伯和和達三，他們吃的，住的，穿的，當然也和瑞華一樣的華貴。

他們有時高興，便彼此先約定了，明天大家一律穿什麼衣服，西裝，學生裝，或者是中裝。他們的中裝，是綢緞一類的衣料做成的長袍馬褂。

像伯和和達三，這兩位小朋友，在瑞華家裏往來，自然也得瑞華的爸媽親善待遇的。

可是，我們知道，在瑞華家裏，還有着一個可憐的孩子呢！這個可憐的孩子，是和瑞華沒有血統上關係的人。他是瑞華的乳母的兒子，跟他母親寄居在瑞華家裏。他姓田，

名叫毛頭。

毛頭十一歲，和瑞華是同年紀的。如果叫毛頭和瑞華站在一處，瑞華的雪白腴紅的皮膚，和毛頭飢瘦的黃臉，就好像是兩個種族的人。

毛頭的衣服是沒有一件完整的，而且髒得沒有衣服調換了。他母親自然會洗衣服，她是願意她的兒子的衣服乾淨的，可是沒有其它衣服，這有什麼辦法？毛頭母親天天替她的主人們——瑞華和他的父母——洗衣服，而且他們每天換下來的衣服非常的多，連手指洗得浮腫起來，除了這樣工作，還有燒飯，買菜和許多別的事哩。這樣，她也很少空暇來顧及毛頭的一切了。

毛頭雖然小，但他不會像瑞華那樣，有一些不如意，便高聲大哭。他很能堅忍自持地過着日子。

每逢母親洗衣服的時候，毛頭就站在旁邊，幫着她工作，看着許多華美的衣服却絲毫也不動心。

小主人瑞華每天背著皮書包，坐著包車，到學校裏去念書。一回家來，什麼木馬，什麼橡皮圈，什麼小汽車，做他的伴侶，怕和和達三一來，一面吃著美味的糖果，一面在做有趣的遊戲。毛頭是在他們排斥之外。我們看來，他好像孤獨寂寞的人，誰不可憐他呢？

毛頭的瘦弱的身子，當然不是天生成的，大家都厭惡他，只有他母親是明白的，他所以這樣，因為出世後幾個月，恰巧瑞華的父母，招雇年輕力壯的乳母，他媽專維持家庭生計，不得不斷了毛頭的乳，來做瑞華的乳母。可憐的毛頭，從此就失掉滋養，到了三歲的時候，他父親忽然死了，他本跟在父親身旁，這時就不得不跟著母親一同寄居在瑞華家裏。毛頭幼時，因為飢餓，或會哭吵，那便惹怒了瑞華的父親，憤憤地說：

「自己孩子哭吵，是沒有法子的，現在多添人家的孩子在這裏吵吵鬧鬧，真是叫人討厭！」

毛頭起先到這裏來，是得了瑞華母親允許的。瑞華母親聽了老爺的話，就命令毛頭

立刻住到別處去。幸得毛頭還有個舅父，他母親便只得把他寄到舅父家裏。可是住了不久，舅母就託人帶信給毛頭的母親，暗地表示着自己也窮，毛頭暫時寄居，那是可以，若是長久……毛頭的母親懂得她的意思，便隨身帶些食物，到毛頭的舅父家裏去探望毛頭，乘時和毛頭的舅父談了一回，此後願意每月貼兩塊錢，作毛頭的飯食費，至於衣服等物，歸自己料理。舅父滿口的允承，舅母也答應了。

隔了二年，瑞華已經五歲了，瑞華早已斷了乳，毛頭母親應該被歇了；但他們還覺着毛頭母親氣力強壯，做事健捷，便依舊用做老媽子。可是乳母和老媽子有不同，所以她的工資，每月降到是四塊錢，每天的工作，比做乳母時還要繁多；別的傭人請假還要替工，毛頭母親爲着生活壓迫，也只好答應了。

毛頭八歲了，他比別的孩子聰明，非但不吵不哭，而且有獨立自負氣慨。他母親又要求她的女主人，准她領毛頭來同住，女主人一時不在意，也就允許她了。毛頭現在既不哭吵，又可做些輕易的事，給他一碗飯吃；樂得做個人情。在毛頭母子方面，已是十二

分的感激了

毛頭來了，聽着母親的吩咐，每住了一個月，便要舅父家裏去住幾天，免得引人厭惡，引起發生恐慌的事。其實毛頭已經幫主人做事了。白白做事換一碗飯吃，還要這樣提心吊膽。

小朋友，你們遇見這樣的一個不幸的孩子，會不給他表示一點同情？是厭惡他呢？是可憐他呢？

瑞華學校放寒假了，家裏大廳中央，裝置一個像鐵塔一般的大火爐，火爐四邊的鐵皮已給火燒得通紅了，從火爐牢開着的門隙，吐出的旺熾着的火燄，滿室溫暖舒服，像春天氣候似的，那會覺着屋外是在飄着大風雪呢？

這天瑞華的爸媽應一個親戚的請，已經出去了。只剩瑞華一個人留着。他在大廳騎着木馬，抱着橡皮圈，在火爐四週兜圈子，可是一個人太單調了，不久就厭煩起來。他一時想不出什麼別的玩意兒來。使氣把橡皮孩子向地上一摔，他跑進門裏，想着了。一

手撩起了新製皮袍的一角，一手拿一枝雞毛帚，高高地舉着，摹倣着京戲台上的演戲。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踱出來，一面嘴裏唱着京調；踱近火爐旁邊停住了，當做踱到台口一般，向後轉了一個身，吐出一句說白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一面嘴裏還唸着：「嗟格倫敦嗟！」一面兩眼向兩旁望了望。

可是兩旁沒有什麼人站着，所以那時也沒有什麼將軍答應；於是他不覺發起火來了。他兩手捏成拳，把臂膀伸挺了，跳了跳，又向後轉個身。終覺得又是乏味，那枝雞毛帚就在這時候被他丟在壁角裏。

『毛頭！』

他忽然大聲喊了，接着他就聽見『喂！』的回聲，像是毛頭在遠遠裏應着似的。

他的性情本是暴躁的，要那東西立刻就要如願以償。因此他喊了毛頭！……並不見毛頭立刻飛跑過來，他就光火了：

「斷命毛頭!!」

「噫！來了!!」

毛頭這一回答應的聲音，自然比第一回響，兩腳急忙地跑過來。將近大廳門口，好像脚步忽而輕而慢起來了。

「毛頭！」瑞華覺得毛頭來了，稍微放輕了些叫，其實是因着他的開心。

「噫！」走近了，毛頭又不敢高聲應。

毛頭又驚又喜，不知是什麼事，心裏只管突突的跳着。

「喂！鬼鬼祟祟的，幹麼？為什麼叫你不就來？」瑞華發怒地說：伸手一把把他拖了進來。

瑞華雖然發怒，但第一步願望達到了。怒氣又抑下去了。

「你會做戲嗎？」瑞華問，

毛頭微微地搖了搖頭說：

小 毛 頭

『不會。』

『我教你。』瑞華說。他自然不必顧到毛頭的同意不同意，就教他在靠牆的地方站定了。『現在我走進門裏，讓我走出來，說一句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你必須立刻答應着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不能忘記的！以下的話，我隨時教你，你可隨時答着。不要忘記！』說完，又問：『你理會嗎？』

『唔——你說「衆位××請了」的時候，我說……』毛頭說不下去了，因為他還沒有聽見過「將軍」和「主帥爺」的口語呢！

『笨蟲！我說「將軍，」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你連下去說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「主帥爺」，記好！』瑞華又發怒着說。

『唔——知道了，您說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我說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以像，你隨便問，我可以隨便答；我記好了……。』毛頭點着頭，表示理會。

於是，瑞華便跑進門簾裏面去了。瑞華再從門簾裏鑽了出來，一手撩起衣角，一手拿

了雞毛帚，高舉着上下飛揚，一步步地踱出來，嘴裏唱着京調，踱到在火爐近旁，他照例停住，向後轉了個身，說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毛頭馬上連下去道：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可是還只是呆板板地站着，沒有動作表現。

『啊喲！我忘掉教你做了。』瑞華對於毛頭的對答，倒很滿意。『讓我再教你做法』他伸手捉住了毛頭的手腕，使放得平平的。垂直在兩旁，『當你回答我的時候，你必須把兩手拱起，彎着身子；然後再把手放下來，就把手和身體伸得筆直。你現在試試看怎樣。』他一邊做樣子給毛頭看，一邊說。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毛頭依了瑞華所教的做來，一些也不差。

『好！再來！』瑞華很高興地跳進了門簾。

這時的毛頭，覺得小主人對他這般好，快活到什麼似的。瑞華馬上又鑽了出來，照例

唱做了一番，說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毛頭迎上前去，打了一拱說：說罷，垂直了兩手，筆挺地站在一旁。

瑞華臉上顯出得意的笑容，這笑容是表示他自己教導的得法。在毛頭方面，好像得到小主人的誇獎，兩面不同的快活，大家都認真在做戲。

連下去，應該是瑞華的「隨便的問」，和毛頭的「隨便的答」了。

『衆位將軍！我們這次共勝了幾仗？』這是主帥爺帶着京戲中說白的口吻問的話。

雖然說是隨便的問答，但毛頭並不費思慮，就隨答出來。

『主帥爺，我們一共打了一百次勝仗！』

這是聰明的毛頭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回答。他想打仗總希望勝利的；而一百次，總算不少了。雖然，不是京白，總可合主人口味的。

瑞華的臉上，又不禁隱隱地露出一絲笑容來了。他立刻又問道：

『今天天氣可冷？』又是很老練的京劇中對白的口吻。

『主帥爺！今天天氣比昨天冷得多！』

這一來，瑞華可忍不住笑出來了。他跳了跳，把手一揮，表示不再做了。他又向毛頭調戲似的，拍一拍毛頭濕衣的肩膀說：

『真是笨蟲！今天不是比昨天暖得多嗎？我脫了大衣還嫌熱；昨天我看了電影回來，在路上多麼冷哇！』

毛頭的心裏也笑起來了，雖然他的臉，呆呆地對着瑞華。但是公理不由他分辯的。他只是在心裏說：

『小主人啊！你今天整天安居在火光熊熊的屋子裏，那裏知道外邊正下着那麼大的雨雪？吹着那麼大的風？只有我，上半天老爺差我寄信，跑了許多路，回來看見一個化子凍斃在路邊！昨天是有太陽，你反說牠冷？』

當毛頭這樣地想的時候，忽然聽着外面一陣小皮鞋滾滾聲，愈聽愈近，瑞華好像覺得什麼珍寶似的，大聲喊起來：

「啊！伯和！達三！」

接着伯和和達三立刻就走到大廳裏來了。他們，這兩個華貴的朋友，不約而同把視線注射穿着破衣服的毛頭，然後看看瑞華，好像疑心瑞華怎麼交接這樣的窮孩子，非但瑞華失面子，而且有關他們的體面。

「怎麼他也在這裏？」生性比較直率一點的伯和，便這樣開口說了。用卑視的眼光，又再望了望毛頭。

其實瑞華對於兩人初走進來的神氣，早已知道他們不滿意，而且是厭惡和毛頭同在一塊，這時候聽了伯和的話，便笑道：

「誰要他在一塊兒玩呢？不過剛才你們不來看我，實在寂寞極了，只得叫他來，做我的消遣品罷了。現在你們既然來了，要他在這裏作甚？」他說到這裏，便轉向毛頭，嚴

厲的說道：「滾！滾你媽的蛋！」

毛頭聽了臨華非常勢利的話，不覺又氣又憤，但是他怎可把氣憤的神情流露出來？只好沒精打彩地離開了。他一邊垂頭喪氣走着，一邊心裏想：「媽媽的話，真是一點也不錯的，有錢人真是勢利啊！大人不必說了，連小孩也這樣了。大概是因爲日常看慣了他們父母的樣子吧？他們需要你的時候，用命令的口吻叫你來，到了不需要你的時候，就看你像畜牲般的趕開，滾！滾你媽的蛋！」這是多麼下流的口吻啊！有錢人偏會說這種卑鄙下賤的話，真是不要臉！」

但是，他又想：「假使他父親生前要是留下許多錢來，他不也是一個有錢的孩子嗎？他的母親，不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太太嗎？這樣，他也將不受人家的奚落，而人家也不敢來奚落他；而且恭維他們呢。要是他有錢的時候，他無論如何決不去奚落人家，他更相信他母親也一定是一個仁慈的太太，並且他絕對不說那樣下流的話。」

毛頭想他父親命運不好，勞苦了一生，結果還因病而死，沒有留下家產，因此他和他

的母親受人家的鄙視，想到這裏悲傷起來，不禁淌下兩行熱淚。

他想到母親身邊去，母親如果空閒，一定會擁抱着他，把他緊緊貼在胸前，一面撫摩着他，問他身子可冷？肚子可餓？或者輕輕地一面唱着小曲給他聽。他覺得這種時候，是最幸福的時候，他可得到無上的安慰。可是，此時他不能去，因為他正在流着淚呀！即使裝做快樂神氣，但眼眶還有潮潤的淚痕。他的母親是非常精明的，如其給她看出了破綻，問我的緣由，豈不是使她更傷心嗎？他覺得還是隱忍下去好。

他正呆呆地坐在一個走廊裏的門檻上，出神地望着那庭心中從空中飄下來的雪，因為地上盡是水潭，雪花落在水潭裏，立刻就溶化做水了。

忽然從大廳裏喧鬧迸出喚着「毛頭」的聲音，他知道小主人又在呼喚他了。他連這欣賞雪花，也不能自由，只好低低地嘆了一口氣，便走向大廳裏去了。當然嘴裏連聲答應着。

當他跨進大廳的門，大廳裏的情形，已經不是在他走出之前的情形了：放在靠裏面的

大菜櫃，櫃上的花毯和花瓶，已經移去了，在櫃中央的兩端，各放着半尺高厚薄相等的書本，在那兩疊書本上面，擱上了一根披衣服用的竹竿，伯和和達三，相對立在櫃的一頭，手裏各拿着一塊檯球板，正在拍檯球，瑞華站在兩人的中間，一手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雙角子，對剛進來的毛頭吩咐道：

「去買一個雙料的檯球來！趕快！」

瑞華向毛頭望了望，就把視線移向櫃上檯球來往的兩方面。但他覺得自己正受了使命在身，不敢再遲戀，便轉身向外面去了。當他跨出臨門的時候，他敏敏地想到自己正和檯球一般的被他們玩弄。

毛頭走進他和他母親的臥房——一間陰黯的小室——換上了他的一雙舊的小釘鞋，他還想拿柄雨傘，找了一遍找不到，想去問母親要，但見母親正忙着，不敢再去打擾她，橫豎落雪，不比落雨，不用傘子也可以。他便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大洋房的住宅。

走上馬路，風儼利箭樣的刮來，雪花更像有意和毛頭爲難似的，一顆顆落在他身上，

臉上，他雙手捧住了兩隻凍僵的耳朵，低着頭向前急跑。可是風和雪，沒有減少他的壓力，偷偷地打在他的向着天空的頸項上面，在在地向毛頭襲擊，不禁使他連連打了幾個寒噤。

路上行人稀少，零零落落，他們都是大衣，手套，皮帽，圍巾，傘，一些不怕什麼。只是人力車夫拉着車子，沒命地奔着，從嘴裏哈出一圈圈熱氣，像烟霧一般，沒有生意的車夫，站在路邊發抖，破碎的衣服上面，都已積着一層薄薄的雪了。偶然有汽車駛過，比往常行得特別快。電車的玻璃窗上面，像濛着一重霧似的，幾乎已看不清車廂裏的乘客了。毛頭向南走着，風的方向也是向南的，所以像背後有人攆着他似的，格外走得快。雖然路上滑溜，他想收住腳步，放慢一點走，但是風勢不允許他。剛越過一條馬路的時候，毛頭忽然跌了一交，前面駛來的一輛汽車幸虧停住得快，不然毛頭的生命，可冤枉了。那個汽車夫笑嘻嘻地對毛頭說：

『好險啊！』

毛頭嚇昏了，從地上爬起來，一時說不出話，心裏想：真是好險啊！後來他身子站直了，想對那汽車夫說句謝謝他，但不待他開口，那汽車的主人——一個中年的胖子——已經在車廂裏催他的車夫開車了，於是毛頭只聽得咕的一聲，車身一動，一霎時那汽車就消失了。

毛頭在一家廣貨店裏買好了雙料檯球，便不停留地向回去的路走去。此刻他是朝北走的了，風向是和他對逆的，毛頭好像鬥力似的拚命趕去。此時當面風勢的刮力比先前加倍厲害，瘦小的毛頭，怎能抵當得上，進了幾步，又退了一步。嘴雖然可以緊閉着，鼻孔是不露也閉塞的，所以風會鑽進鼻孔的時候，使他暫時透不過氣來。心頭不住跳動，全身不住地打顫，上齒和下齒不住地交鬥，發出負負格格的聲音。毛頭是一心只望早一分到家，那細路好像比往常長了許多模樣的。

路沒有走不完的，正如沒有做不了的事一樣；只須不停地向前走，自然會達到目的地的，做事也是一樣。所以毛頭終於走到那個大洋房的裏面，像跑進一個溫暖的世界了。

可是……啊，不得了！檯球呢？可憐的毛頭，一手把店家找給他的錢，交給了瑞華，一手卻是空的。

『檯球呢？』瑞華奇怪地問。

『啊！……』

可憐的毛頭已嚇呆了，只吐出一個「啊」字來。他的腦神經已是失了往常的靈敏，但他還竭力在追想他進廣貨店後的情形，怎樣從那個店夥手裏受了檯球，怎樣找給他錢，怎樣把檯球放進那短小的棉袍的袋裏，怎樣把錢納入裏面的棉襖的小袋裏，怎樣走出店門。這些事情都好像還很清楚的，在他的腦海裏湧現着。實在他穿的棉襖上只有一個小口袋，既放了錢，就再難容納檯球，所以他把檯球放在棉袍袋裏。那棉袍的袋也很淺小，而且在靠近袋的一個衣鈕，已經斷了。他在路上走的當兒，因為風大，時常把他短小的棉袍的下襟吹起來，裏面口袋的裏襟，也跟着飄起，檯球就是從裏襟倒翻出去，那是一陣狂風滾來，毛頭只是拚命抵禦着，沒有留意到檯球，究竟檯球在什麼地方失落，或

失落在什麼地方，他不覺着呢！

『我問你：檯球呢？』瑞華見毛頭回答不出，又很慚厲地追逼。

毛頭還是回答不出，回想的情緒，一陣紊亂了。

這時候伯和和達三也停止了拍球，一齊都望着毛頭。

『哼！我們爲這個單料的檯球，恐怕不久就會破，所以叫你去買個雙料的，不料你倒大胆，趁此機會在外逛逛，這麼許多時候才回來！』伯和大聲說。

『這倒也罷了，連球也不買回來嗎？』達三也插入說。

『小少爺……檯球……不見了……』毛頭此刻才答出來。

『混帳！一定把錢去買東西吃的，剩下的不夠買一個球，才回來騙我！』瑞華說着，大怒了。

『不……不是……小少爺，我把……檯球……放……放在外面袋裏的……怎麼不見……不見了！』毛頭幾乎哭出來了。

『不要裝腔了！你不要以爲這樣就可以騙過我的！我要你賠！錢拿去！』瑞華說，把店家找來的錢，向毛頭腳邊一擲，散了滿地。

『哇……』毛頭被逼得沒法，想到自己實在冤枉，急得哭出來了。

『你想用哭的法子抵賴嗎？好！我去叫你媽來！』瑞華狠狠地說着，向裏走了進去。不一回，瑞華先走了進來，後面跟着的，是毛頭的母親。她是現着驚慌的樣子。

『奶媽！你看，我叫毛頭去買個檯球，他用了我的錢，不給我買，我問他要檯球，他反哭起來！』瑞華指着向毛頭的母親說。

『啊！啊！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，毛頭？』母親撫着毛頭的肩，又替他拭着淚。

『嗚……嗚……嗚！』毛頭愈哭得厲害了。

『毛頭，好孩子，別哭，告訴媽媽呀！』母親愈復安慰他說。

於是毛頭忍住了哭，一邊嗚咽着，一邊把事情的开始，照實地說了一遍，並且在末後打了幾過嚏，才繼着道：

『現在，他要……他要我賠給他，……我賠是願意的……不過我實在沒有買別種……東西……吃……他冤枉我……』

『那麼，好孩子，別哭，媽給小少爺另外去買一個就是了。』母親說着，在毛頭背上輕輕拍了幾下，因為這時候，毛頭正哭得咳嗽了。

『這些錢是他的！』瑞華見毛頭的母親並不當他的面埋怨她的兒子，有些生氣，就指着地上的錢，這樣說，『我只要一個雙料檯球，和一個雙毫餘剩下来的錢！這些錢我不要。』

『這就是餘剩下来的錢！』毛頭停住了哭，一面向拭淚，一面說。

『我不要！』瑞華發出很高的聲音說。

『好，小少爺不要，你就拾起來罷。媽拿一個雙毫出來，去買檯球。多下的錢還給小少爺就是了。』一面把地上所有的錢都拾了起來，放在毛頭手裏，一面向毛頭笑着，好像說：『你現在有了這麼許多錢了。』

「嘿！你拿出一個雙毫來！你們那裏有什麼錢呀！都是我爸爸的！」瑞華立在一邊恨恨地說。

「是的，小少爺，我們爲了沒有錢，所以才到府上來做傭人；但是做工換來的錢，卻是我們自己所有的了。」毛頭的母親很不介意地，微笑着向瑞華說：「好了，小少爺，現在我們立刻替你去買檯球，雙料的，好嗎？」

「我要他去，不要你去！」瑞華咬住毛頭去，好像使他再走一趟，才算正當的責罰。

「不是的，小少爺，毛頭年紀小，而且是鄉下人，不懂事，不像小少爺是城裏人，又聰明，又能幹，他是個鄉下的小孩啊！或者在路上再失落了，倒不是好玩的，讓我去買來也是一樣的。」毛頭的母親很溫和地分辨着說。

「哈哈！鄉下人！臭鄉下人！」伯和不禁笑着喊了出來。

「哈哈！臭鄉下人！」瑞華和達三也很感興趣地喊起來了。

毛頭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侮辱，但是他母親卻像毫不介意地牽了他的手，離開他們。

了。直到毛頭和母親走進臥房的時候，還聽見客廳裏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唱「鄉下人！」

「鄉下人！」毛頭聽得不耐煩，小聲地對母親道：

「媽呀，他們自己還不知道，像他們這種城裏人，實在還不及我們鄉下人呢！」

但是母親道：

「讓他們唱吧，孩子，不要理睬他們就是了。我們吃他飯的人，只能這樣呀！」

母親就從包袱裏的一隻鉛皮匣裏取出一個紙包，打開紙包，取出一個雙角子，重又把紙包包起，換上了釘靴，轉向毛頭道：

「孩子，你靜靜地在房裏玩吧，我出去一趟，就回來的。」說罷就出去買檯球了。

從這事發生後，毛頭母親便託人領毛頭到鄉間的舅父家裏去，當時毛頭不肯離開他的母親，哭吵了一番，終於由母親說了許多好話，並且答允過幾天，就接他來，毛頭想到小主人的勢利，也就只好聽從了。

從此，瑞華的家裏，就沒有這可憐的孩子了。大家都早忘記了毛頭了。只有毛頭的母

親，是時常地思念着他。深夜裏醒來，摸不着了毛頭，就想起來至於傷心流淚。

瑞華依舊和伯和們遊玩，有時看電影，京戲，過着很舒適的生活。

日子過去很快，瑞華已經十二歲了，新年節的歡樂生活，放花筒鞭炮，打年鼓，種種都成過去了。學校也已經開學了。太陽暖了起來，草兒復活了，現出碧綠的顏色，春天更合他們的脾胃了。所以達三，伯和，時常到瑞華家裏來玩，並肩攜手地出去，笑嘻嘻地回轉來。

一天，瑞華，達三，和伯和三人，從老師的口裏，並且在佈告處上，得知了學校明天旅行龍華。下午一點鐘以前，全體教師學生都在操場集隊出發。他們歡天喜地的就商議起來，他們所討論的，是：「明天大家應該穿什麼衣服？」

「紅的西裝！紅領帶！紅皮鞋！最好看！」伯和先提議。

「不，紅的固然好看；但現在是春天，我們應該穿能夠代表春天的顏色的衣服！」瑞華表示反對。

『紅的西裝是沒有的，近紅的只有紫色的。瑞華說的，要能夠代表春天的顏色，是綠的。我說還是穿紫色的西裝，用綠領帶，紅皮鞋，你們看怎樣？』達三在三人中年齡最大，十三歲，他說出來的話，常常使瑞華和伯和佩服的。

『好！贊成！』

『贊成！』

瑞華和伯和各拍手贊成。

『現在我們討論關於攜帶些什麼東西出發？』達三說。

『我們各人都帶個攝影機，可以隨地揀好風景，拍些照片，留做紀念！』瑞華說。

『我贊成！』伯和說：

『我們還應該帶些乾糧去呢，聽說要到五點鐘才回來，肚子豈不餓？那邊鄉下地方，沒有好點心買的，』達三說。

『對的。我想帶些奶油蛋糕去。』瑞華說。

『這個可以隨各人的意吧。』達三說。

他們要討論的完結，大家就興奮地回家去了。

次日正午時光，太陽高高地掛在半空，天氣清明，春風和煦，四面顯着生氣勃勃的氣像。

瑞華，伯和，達三，他們都各趕快吃了午飯，穿着紫色西裝，綠領帶和紅皮鞋，帶了需用的東西趕往學校裏去了。

今天學校裏充滿了歡樂的空氣，各人的臉上都顯出非常的快活，喧嘩的聲音，也比往日來得鬧，大家都集中在大禮堂裏，不像平時四面分散着。

到了一點鐘的時候，教師吩咐全體同學們，依着長短，排成五長隊，瑞華，達三，和伯和，三個人差不多的長短，所以他們早就站在一塊，手牽着手，彼此相對而笑。

出發的時候，全體同學和老師，分乘八輛搬場汽車，一會兒到火車站了，剛近火車開行時刻。大家隨着領導上火車。當火車發了最後的一聲鳴鳴，車便開始向前進了。

火車前進着，談談話話，唱唱歌兒，一路明媚的田野，暖和的春風，芳芳的氣味，使他們感覺到愉快，欣羨，滿臉露着幸福的笑容。

一陣騾聲，車已到龍華了，（龍華是上海附近的名勝地）教師們引導孩子們排成隊伍，依次下了火車，在月台上，重整隊伍，每隊都有教師監護着，大家唱着歌兒，一齊向田野裏走了。孩子們的精神都非常興奮，腳力也好像比平時增加了許多，走在泥的田岸上，覺得異常的舒服。一路上行人很多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都有。聽教師說：他們大半是來遊春的。

到龍華寺面前，來往進香，遊覽的人更多了，耳鼓裏只聽見喧嘩的聲響，這一大羣孩子到了，也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此時教師，爲了遊覽的便利起見，把他們分成小隊；舉了一個小隊長，彼此認清自己小隊裏的人，互相監視和招呼。

龍華他們三人，跟了領導他們的陳先生，走進廟裏。一陣濃烈的香燭的氣味，使他們聞得很難受。大殿的中央，拱着一個白面長鬚的神像，許多老年婦人正拜禱着。殿裏擠

滿了人，切切簾筒的聲音，聽得不耐煩起來。走到裏面，左右排列神像很多。

廟的後面的一片曠場，遠遠看見有一個高塔。他們就想拍一張好的照片，便把攝影機從肩上一根皮帶上解下來，把鏡頭向那個塔瞄準了；但是因爲塔和他們的距離太遠了，映在鏡頭裏，只是小小的一個塔兒。

「我們到高塔那邊去玩吧？」伯和和瑞華和達三說。

「陳先生不是叫我們跟着他，不准走散嗎？」瑞華說。

「我們偷偷地走去吧！」達三輕輕地說。

瑞華和伯和點了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這時，曠地上，擠滿了人，陳先生沒有留意着。他們三個孩子一齊擠出了人羣，便向塔的方向走去了。

走了一回，游人慢慢稀少了，三人走到曠野裏。離開高塔已不遠，他們繼續地前進。「好呀！我們三個人玩，多麼自由！跟着老師，終少趣些！」瑞華一邊走，一邊這樣

地說。

「不是嗎！我最不喜歡同大人在一塊玩！尤其們是我們的先生呢！」伯和說。

「啊！前面是一條河！」達三失望地驚喊。

「那麼我們不能過去了！」伯和着急地說。

「這麼好呢？到霧！」瑞華恨恨地說。

達三站了一回，像沉思着什麼似的，忽然向前跑了幾步，向河的兩端望了望，快落地回頭來道：

「不妨事，這條河就在那邊斷住的，我們稍微走一些路，可以繞過去的！」

哈哈！還好！伯和笑着說。

於是他們興奮地向前走去。

五分鐘後，他們走到河邊了。他們沿着河，向河的盡頭走去，想繞過這條河。達三在前面引導着，走了一回，突然轉回頭來說：

「啊呀！一條蛇！」

緊接在達三後面的是伯和。伯和怕蛇，所以連忙跟着達三縮退了幾步。瑞華胆很大，他定睛看那條蛇，離開他們有十多步遠；而且那蛇正向着河游動。瑞華看蛇的方向不是向着自己來的，便壯胆沿着河走，河岸很狹，只二尺多的模樣。他正拿攝影機，要拍蛇的照相，不料蛇的頭段身體已經在河灘下了。他低着頭，把左手攔在攝影機鏡頭上面，蛇向河裏游去了，眼睛只管看着鏡頭裏的蛇影，不知不覺地也向河裏走，他只注意河裏的蛇，竟忘掉了前面是河，等到達三看見，正要喊住他的時候，已經撲通一聲，跟着蛇跌在河裏了！

「啊！」達三驚慌起來。

「瑞華！」伯和嚇叫起來。

「救命！」瑞華在水裏哭着，一面喊着。

達三和伯和，急得什麼似的，要想救他，但一無法子，只管在發歎。

瑞華還只跌在河邊的水灘地方。那裏河水已經和瑞華的肩頭相並。他的脚却給爛泥吸住，不能動彈，假使脚一提起來，那身子就會溜下去的。

瑞華望着達三和伯和，看他們沒法救他，愈哭得厲害了。

忽然河裏起了一個潮，把瑞華的頭也淹沒了。

達三急得沒有法子，只得對伯和說道：

「我們還是趕快去報告陳先生！」

於是伯和就跟着達三，急急地奔回去。

走了一回，達三想：如果把這消息報告先生知道，先生一定要責罰他們私自走散的過失，那不是就要遭了一番責罵嗎？於是向伯和說明了這點，兩個孩子就決定把瑞華跌在水裏的事隱沒了！

回到龍華寺，陳先生去找尋瑞華等三人，一見了達三和伯和立刻問他們剛才在什麼地方，達三就好猾地回說，他同伯和在田野裏大便。陳先生又問：「那末瑞華呢？」他們

搖搖頭回答不知道。於是陳先生忙到別處去尋找瑞華了。

我們現在慢說瑞華，先來講常受瑞華的虐待的毛頭，現在究竟怎麼樣？

毛頭自從去年離開了他的親愛的媽媽，寄居他舅父的家裏，他舅父待他還好，可是舅母有時會擺起生氣的面孔。他母親因為沒有空閒，所以也沒有常常來望過他，只是寄些吃的和穿的東西給他。他一直過着孤獨悲苦的生活。

他每天替舅父工作，牽着牛到田野去，到了晚間才回來，他只有向自然界求安慰。但是有時想到母親，想到自己，想到在瑞華家裏，那樣受侮辱，不禁悲從中來，簌簌地淚下。他的不幸，除了他母親外，沒有誰替他表同情。他是個聰明孩子，每天這樣過生活，每天總有一回想。這一天，他在田野牧牛，忽然聽見遠遠裏喊救命的聲音，他覺得很奇怪，帶些驚駭似的，便向這聲音發生的地方尋去，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他聽準了喊救的聲音是發在西面的，於是他便牽了牛向西走去。

毛頭走近喊救的聲音地方了。但是，這聲音好像從河裏發出來，然而沒有看見人。

毛頭急忙地把牛繩纏繞在路旁一棵樹上，趕到河邊一看，那喊救的人，忽從河面，露出頭來。使毛頭嚇了一呆。

「啊！小少爺！」他不禁高聲喊了出來。

原來瑞華已經連頭都淹在水裏，只是忽來一個潮，把他頭露了出來。他以為那兩個要好的朋友，會轉來救他，那知許久沒有看見他倆的影子。他吃進了好幾口水，身子疲困，神情也模糊了。忽然像夢裏聽見一聲「小少爺！」定睛一看，真的來了，從前被他欺侮的毛頭。他悲哀懇毛頭道：

「毛頭，請你救救我啊！」

「小少爺！我是趕來救您的！請您定一定神！」毛頭很懇誠地說。他已完全忘記了以前瑞華對他怎樣奚落的情形，他只知道眼前有一個遇難者，到了這樣危險地步，也是應該有救助的義務。

但是看看河面是這麼闊，毛頭雖然不知道河中必的底究竟怎樣深，但料到他許不是淺

毛頭急忙地把牛繩纏繞在路旁一棵樹上，趕到河邊一看，那喊救的人，忽從河面，露出頭來。使毛頭嚇了一呆。

「啊！小少爺！」他不禁高聲喊了出來。

原來瑞華已經連頭都淹在水裏，只是忽來一個潮，把他頭露了出來。他以為那兩個要好的朋友，會轉來救他，那知許久沒有看見他倆的影子。他吃驚了好幾口水，身子疲困，神情也模糊了。忽然像夢裏聽見一聲「小少爺！」定睛一看，真的來了，從前被他欺侮的毛頭。他悲哀懇毛頭道：

「毛頭，請你救救我啊！」

「小少爺！我是趕來救您的！請您定一定神！」毛頭很懇誠地說。他已完全忘記了以前瑞華對他怎樣奚落的情形，他只知道眼前有一個遇難者，到了這樣危險地步，也是應該有救助的義務。

但是看看河面是這麼闊，毛頭雖然不知道河中必的底究竟怎樣深，但料到他許不是淺

地說，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『我並不怨您從前對我的情形，因為我知道：凡是有錢人都是這樣的，您也並不是生性就這樣的，您是跟人家學來的。所以，我不怨您，這是您的爸爸和媽媽，教您成這樣子的！』毛頭很興奮地話。

『請你以後不要再叫我小少爺吧！只要叫我的名字好了，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呢！』

『這有什麼關係呢！』

『你不要客氣啊！』

於是他們便很親密地談話起來，但毛頭始終是稱瑞華小少爺，表示着不變從前態度。因為毛頭是瘦弱身體，剛才用力拖了一回，出了一身汗，此刻也覺得很疲乏了，所以和瑞華倆橫躺在草地上，談談說說，忘記了時間的過去。後來還是毛頭問瑞華什麼時候的火車回去，瑞華才悟驚了。

『啊！真的，不是你提起，我幾乎要忘記了呢！我現在就要去找他們吧。因為我們

約定乘四點鐘的火車回去的！」他說着看看手腕上的錶已經給水浸壞了。他的攝影機也失落了。

「是的，小少爺，時候不早了，我想，您還是早一點去找他們吧！您可認識路嗎？」
毛頭說。

「謝謝你，我認識的。」瑞華說着站起來，預備要走的樣子。

「那麼，因為我牽牛了跑不快，我就不送您了！」毛頭也站起來說。

「好！我們再會！我回去後叫你媽差人來接你，到我們家裏玩去！」

「好！再會！走好，小少爺！」

「再會了！」

於是毛頭目送着瑞華急步跑着，直到瑞華的背影給一叢樹林遮蓋了，毛頭才牽牛慢慢轉去。

瑞華回到龍華時，幸虧同學們還沒有回去。他在一個麵攤上，看見達三和伯和正在吃

麵。達三和伯和，他們見瑞華回來了，而且是溼水淋淋的一個，不禁都呆了呆。瑞華不再和達三和伯和交談，也沒有心緒去回答同學們問他爲什麼溼了一身的緣故。

陳先生和其他幾個先生，在許多地方找尋瑞華，結果是失望地回來。一聽見瑞華已經回來，才放下心來。連忙問瑞華在那裏？爲什麼水淋淋的滿身？

「我一個子在河邊玩，忽然跌在河裏了。」

他想：他們一定沒有把事實報告先生，所以沒有人來救我。這種奸險的存心，從此不要再和他們交接的，終究不會有好結果的！就是老實說出來，給他們受了責罰，也是沒有什麼用處，所以他不得不撒個謊。

先生們還問瑞華道：

「那麼誰救你起岸的呢？」

瑞華就老實告訴了他們。

「這樣一個好孩子，你不謝謝他，就離開他了嗎？」先生們又問。

瑞華又把毛頭和自己的關係說明了，並且還把明天就將請他到自己家裏去。

先生們知道瑞華混身的衣服都溼了，一定很感到冷的，於是便令瑞華在溫暖的日光下面，把溼衣服統統脫盡了，揩乾了身子，另向同學借了衣裳穿起來。

四點鐘已近了，大家整隊回車站去。

這一次的旅行，大家雖然玩得很趣味，但是瑞華卻帶了一些不快活。

瑞華回到家裏，他的父親和母親，當然是吃了一驚。急忙替瑞華另換一套衣服，叫他躺在溫暖的被窩裏，一面又給他吃些驅風寒的藥。母親因為太愛瑞華了，她怨責教師們的疏忽，使她的孩子受苦。其實，瑞華是很明白的，對於自己的過失。

隔了幾天，母親經不住瑞華幾次的催促，只得派人去接毛頭到家裏來。

現在，瑞華每天從學校裏回來，就和毛頭在一處玩。

瑞華受了毛頭的勸告，用心地念書。

『我想要讀書，但沒有書讀；您有機會讀書，就再好沒有了，您應該用功，因為不識

字是很苦的！」

有一次，毛頭這樣對瑞華忠告。

但是，毛頭的不幸的命運又降臨了！

那是，因為瑞華的父親和母親，看着瑞華和毛頭親密的樣子，心裏很不滿。意

瑞華天天受父母的勸告，叫他離開毛頭，但瑞華總覺得這事是不對的。

他爸媽，見瑞華不聽勸告，仍和毛頭非常親善，就用斷然的手段了。

有一天，瑞華的母親特地給毛頭五塊錢，叫他去買他自己所喜歡的東西。毛頭當然很驚奇而感謝的，但不敢違背，接受下來，去買了許多美麗的畫冊——這是他所最喜歡的。餘下來的錢，獻給他母親。

「明天，你拿了這些東西去吧！」

毛頭回來的時候，女主人這樣堅決的吩咐着說。

但瑞華沒法阻攔，結果毛頭又是很可憐地，離別他母親和小主人回到龍華，舅父家裏

去了。

過了一年，毛頭的母親已不在瑞華家裏做工了。聽說她是回鄉去的。

第二年，毛頭和他的母親，也沒有到瑞華家裏來過。

再過了一年，瑞華十五歲了，長成得像一個大人了，母親是常常看着瑞華笑，說：

『再過兩年，你要像爸爸那般高了！』

一天的上午，出人意外的，忽見毛頭的母親到這裏來。她面上現着很不快活的樣子。

瑞華的母親和她談了一些鄉間近來的情形後，偶然想起了毛頭。

『毛頭呢？』瑞華的母親問。

她並不立刻回答，過了一回，才悲苦地說：

『已經沒有了，去年，可憐的孩子！……』

她又說：

「他時常說起小少爺，說小少爺待他好。他說他將來一定怎樣做人，要怎樣款待小少爺……但是，他已經不能了……他在去年的冬天，忽然生病。」

「病得非常厲害。後來就醫不轉來。他在臨死的時候，說了許多話，還提起小少爺……」

……」

毛頭母親哭起來，瑞華母親，略為安慰她一番，不久，毛頭母親就去了。

小朋友！你們看毛頭平日的做人是怎麼樣？

他怎麼會死的？你們對他同情嗎？

瑞華受他感動，變做好人了。他對毛頭還好，可是他們又不能一塊兒生活。

毛頭母親，來的時候，剛巧瑞華不在家。

瑞華母親，恐怕瑞華悲傷，就把這事隱了起來不說

小 毛 頭

瑞華到現在，還不知道毛頭的下落。

四二